

女 家 田

法國莫伯桑著
顧希聖譯

上海大光書局印行

女 家 田

法國莫伯桑著

顧希聖譯

上海大光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月五版

定價 大洋三角

翻譯者 顧希聖

出版者 大光書局

發行者 陳荇蓀

印刷者 大光書局印刷所

上海牯嶺路六十四號

大光書局總發行所

電話九三四五七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目 次

田家女·····	1
犧牲·····	33
伯倫先生·····	45

田 家 女

一

這樣晴朗而可愛的天氣，鄉下的農人們是已吃罷了午餐正在那兒匆忙地回到田野去從事他們的工作。

僕人羅斯，一個人留下在廣大的廚房中，那邊煮燒沸水鍋子的爐灶下還呈着黯淡將絕的火焰。她一次又一次的從鍋子裏汲了些水來慢慢地洗淨

那狼籍的碗碟，有時低下頭來看看從窗子射進來的兩條日光。

二只大胆的母雞在那里椅子下啄着細屑的食物，那時養雞場和息牛欄中的蒸熱，都從半開半掩的門裏一陣一陣的傳將進來，遠遠的還聽得到一只雞啼的聲音。

當她洗完碗碟，拭好桌子，拂過爐上橫板，把東西放進木廚的上架，發出“的得，的得”的聲響時，她不知不覺地嘆了一口長氣，表示她非常的疲乏。她望望烏黑的泥牆，那里的椽子已給煙煤染得漆黑，上面網着細亂的蛛絲和掛着青魚及蔥頭，她於是坐了下來，從許多東西亂堆了的土泥地上聞到不少使人難受的陳腐而薰熱的臭氣。同時，近鄰製乳餅場中的酸臭氣也夾雜了進來。

她想照常做一些針線，但又不十分高興，後來她走到門口旁吸了幾口新鮮空氣才使得她的精神重又一振。

許多的家禽都聚集在糞堆上面，有的正在伸

展了只最光銳的爪搜尋毛蟲，可是一只雄雞却驕勇地高立在中間。當牠啼了一聲，鄰近的雞都應嚮了叫幾聲，好像牠們在田野間挑戰。

那女子無思無慮的注視了牠們許多時以後，抬起頭來望着正當開花的蘋果樹，眼睛看得幾乎要眩迷了。正在這個時候恰好有一只活潑潑的小牛，跳過了一條小溝忽然停下來，好像驚異的樣子。

她也覺得要閒散閒散，而在和暖的空氣中安歇一下。她自由自在的走了幾步，到似乎感覺到一種自然的安慰時，把眼睛閉了片刻，於是她走到雞棚裏照例的拾幾個雞子。她這次拾到十三個，拿了就去放在貨什間裏，可是廚房裏的氣味，又來惱擾了她，她於是重又走出來在綠油油的草地上坐了些時候。

四周圍着樹木的農場，靜寂地好似要入睡鄉。蒲公英生在草叢中，更顯出活潑而嫩綠的樣子。蘋果樹的影子普照在草上。茅屋的草頂上生出黃綠色而箭似的蘭葉，棚內的水氣從草上蒸發出來，還

呈現些潤溼的水珠。

她走到放着貨車和號角的茅屋那里。在屋旁小溝邊有一塊生着紫羅蘭花的地方，牠們的芬香布滿了四處。在那里可以望見遠遠的一簇葡萄樹和東來西去的一羣一羣工人，那些人遠遠看上去好似玩偶一般小，而白馬也像小孩玩耍的木馬一般，這只馬拖了把車子，後面跟了的一個人小得猶如人們的手指。

她拿了一把柴放在田溝裏，把身子坐了下來。她覺得還不舒服，於是把柴兒四散了，索性將身子橫了下來，把兩臂彎曲了放在頭下做枕头，兩腿則直直挺伸着。

她的眼睛漸漸的閉了弄來，她覺得這時潛入了一種舒暢而昏沉的夢境。她正在這種昏沉的睡夢狀態中，忽然在胸上似有兩手壓着，不由得把她一跳。這就是一個身材長大的約侃斯，是一個由比格台地方來的農家的長工，他愛上了羅斯已是很久。他因為在那里牧羊，無意中看見她橫臥在那裏，

他就偷偷地幾乎連呼吸都攔住了的走來，他的眼睛閃耀着，頭髮上還有幾根柴草。

他扭扭地要和她親嘴，可是反給她在面上打了個手掌，因為她的力氣也像他一樣的大，他於是巧妙而柔和地求她的恕宥；所以他們就並排地坐下，友愛的閒談了。他們說說和好的氣候，主人的好壞，隣舍家鄉的情形，他們少年時代的回憶，以及他們久別了的親戚……等。她談到這裏心裏忽覺悲傷起來；他呢，這時頭腦中只有一個單純的觀念，一點一點的挨近她身子。

她說，“我許多許多時候沒有看見我的母親了，像這樣的離別使人怪難堪呢！”她於是把頭遠遠轉向北方的村子，注視她那可愛的故鄉。

忽然間，他又捉住了她頭顱向着她親吻；但鐵仍是緊緊的握住了拳頭向他頭上打擊，他的鼻子因此打得出血，他於是立起來站在樹旁，把頭向蒼天了天。她看見了這樣，心裏軟了起來，走到他身邊說，“我可有打傷了你？”他微笑地說，“不，沒有什

麼事，只是恰好中着鼻子的中間罷了。這有什麼要緊？”他當時充滿了羨慕心而注視着她；因為她那詩的模樣，很能引動他發生異樣的羨慕和敬愛，而使他起了真切的情愛。

鼻血停住後，他提議到路上去走走，因為他很怕在這里兩個人站得過久了，給隣人看見了不好意思的；她走時對他說，“像這樣的年輕我是不該的，約況斯啊！”他却是辯護他自己的並不輕視她，而乃是真切地愛她的。她問着他說，“那你真的要娶我麼？”

他猶豫了一陣再向她注視，她只顧向前的直望。她的面頰肥胖而紅潤，嘴唇是紅厚的，頭頸戴了串珠兒，差不多完全赤裸着。他感到了一種新鮮的願望，把他嘴唇直放到她的耳朵邊喃喃地說，“是，我當然應該這樣的。

她於是把手臂放到他頭邊和他親熱地接吻，直到了大家喘不出氣才停止。從此以後，他們間戀愛的事便開始了。他們在屋角裏相互的調戲，月

光下常常在草堆旁相敘會，坐在一隻桌子上時就相互用他們的腳來彼此的擊踢。但後來因熱度的減低，約侃斯漸漸的麻煩她起來，他有意的迴避她，很少和她說話，不再單獨的和她相會，這是很使她悲傷而焦急的，她不久也覺得她是受他的騙了。

起初，她有些驚惶，接着漸漸生怒，因為她終究不能遇見他，而且一天一天地增加她的怒氣，爲了他常常迴避她。後來，有一天晚上所有的農人都睡着了，她穿着寢衣赤了足，靜悄悄地穿過了場地，開了扇馬廄的門，那里就是約侃斯的睡處。他曉得她來了，假做打鼾的樣子，但是她跪在那里打醒他，直到他站了起來。

他於是這樣的問她說，“你要什麼樣呢？”她咬緊了牙齒抖縮縮的發怒地回答說，“我要——我要你娶了我，這是你允許過我的。”但他不過是帶笑的說，“喔！要是一個男子和他接近了些的女子個個要結婚，那也不勝其煩了。”

她於是執住了他的喉嚨緊緊不肯放鬆，所以

他不能逃開，她對他大喊的說，“我受騙了，你聽得麼？我受騙了啊！”

他偷偷呼了口氣，因為他差不多塞住了，他們倆都無情地在靜寂的黑暗裏沉默着，只有那馬兒從飼槽裏拖起稻柴來咀嚼的聲音些微的打破了沉靜的景象。

約侃斯眼見到他的力氣是敵不過她的，於是喃喃的說，“很好，我要娶了你這是真的。”但是她還不能信任他，所以說，“你必得立時要給我個保證。”他回答說，“立刻麼？我可以宣誓說你將——”他猶豫了片刻，又繼續下去說，“我向上帝宣誓。”

她這時才放鬆了他，一言不發的走了去。

許多天以內，她總是沒有和他說話的機會，馬廄的門現在每到夜上總是緊緊閉住，她深怕用力去打門，要是發出了巨大的聲音，難保不受人家的毀謗，所以她就不敢了。

有一天上午，她看見另外有個不熟識的人走進來吃中飯，她對他說，“約侃斯是不是已經不在

“這裏做工了麼？”那個人回答說，“是，我就是接了他的位置的。”

這句話使她受了極大的刺激，再也沒有氣力從火爐上拿起淺鍋來；當他們都到田野去上工了，她走上自己的房裏嗚咽地哭着，把頭倒在枕子上，使得人家不聽到聲音。在這天中間，她總勉強的抑住了悲傷和人家說說談談，好使別人看不出她的心事；但是她實在痛傷到了極頂，悲思愁想不絕的在她腦中盤旋湧現，所以在她眼中看出來，人家總是在那裏惡意的冷笑她。

二

她於是給永久的愁雲所圍繞了。她機械地做工，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些什麼，心裏只有一種堅定的觀念：“也許人家已是曉得了。”

這樣繼續不絕的感想，一天一天的增進，好像死神降臨一般，她也想不到怎麼樣去避免這種差

辱，她每天早上總是比人家先起來，對着破舊的一片小鏡子，照照她的身子，因為她很怕這幾天自己的形容有變化，或者要給人家所注意。日中做工的時候，她也常常停下了幾分鐘，自己從頭到腳的探索，看看身上的圍裙是否太短了。

一個月輕輕的過去了。她現在說話也很少，她每當發問的時候，自己也不曉得問的有什麼意思。不過是呈現了可怕的容貌，憔悴的眼睛，戰兢兢的手，使得她的主人不耐煩的對她說，“我的可憐的姑娘，你近來變得何等呆笨啊！”

在禮拜堂中，她總把身子站在柱子後面，因為她怕見牧師，那牧師是她認為最神聖的；在用餐時，她也望望同桌傭僕的臉兒，心裏就非常仇恨，那狡猾的牧羊孩童，她也幻想他一定知道了她的祕史，因為他那對亮閃閃的眼睛好像不斷的注意着她。

一天朝上郵差送給她一封信，她是從沒有接到過人家的信過，她於是心緒波蕩不安，禁不住就坐了下来，這也許是他寄來的吧？但她不認識字，不

過是白紙上描了些影跡的東西拿在她手裏，心中是何等焦灼而戰慄。過了些時候，她將牠放進了袋裏，因為她不敢使她的秘史給任何人曉得。做工時候，她常常停着了對那信紙一行一行的看，看見最後的一行是簽了個名字的，她一望一看好像就會看出什麼意義來了，到了後來，她心急得再也不能忍耐了，於是便鼓動了她的勇氣將信紙拿到一個學校教員那里去請教，他叫她坐定了就往下把信來念着說：

“我親愛的女孩子：

我告訴你我現在病得很厲害很危迫。我們的鄰舍但波得先生要請你回來一次，如果你可能的話。

你親愛的母親。

但波得代筆。”

她一句話也說不出的走了回去，走得冷落的地方，她的腳竟然拖不動，所以就坐下在路旁，直坐到了晚上始走回。

她回去把這個凶惡的消息告訴了主人，主人允許她回去，不論時間的久暫都可以，並且答應把她的工作雇個日傭女工來代理，到她來了的時候，就將那女工退去。

她回去不多時，她的母親立刻就死去，下一天，羅斯就產下僅僅懷胎七月的小孩，是一個瘦小得可憐，使人一見就震驚的小東西，顯見得他的命運是還要繼續的受到人世的悽苦摧殘呢，他那細小得像蟹腳般的小手指正在微微的顫動，但他終於活著了的。她說她已結婚了，不過不能帶着小孩做工作，所以把他托了個隣舍代養，那隣舍也答應她好好地一如自己親生孩子那般的愛護，她於是不久就回到做工的農家去了。

她鬱抑了好多時候的心境，到現在始發現了一些微光，一種不知不覺地對她那放下在故鄉的脆弱而瘦小的東西的戀慕，雖然因為和他生生地分離了的緣故，時時刻刻的發生了一種新穎的痛苦。她最是痛苦的，就是時常要癡心妄想的和她那

自然小東西親一個嘴或是放在她臂彎裏懷抱了一陣，無意間感到小孩在她胸前的熱氣。夜裏也不能好好的睡覺，白日裏終天的紀念他，晚上做完了工作，呆呆的坐在火爐旁邊出神的胡思亂想。

人家於是三三兩兩的議論她嘲笑她了。他們問她說，“你的愛人是長大美麗而富有的麼？哪時舉行婚事呢？”她聽了常常走開些，暗暗的在那兒哭泣流淚，因為這些問話好像針刺般激動了她那脆弱的心田；但想忘記他們這種冷諷熱諷的痛苦，所以重新又努力做工，仍舊回憶到她的孩子，她想爲他節下些錢來，所以決定加倍的勤勉做工，希望主人因此加她一些工錢。

她慢慢的做工做得更熟手更精練了，她請求主人把另外一個年輕的女用人辭退，因為她現在一個人能够做二個人的工作，多用了個人也沒有什麼用處的；她對於麵包油火蠟燭等用得都很節省很經濟，什麼雞食和牛馬的飼料等，她處置得都很節制很適當，不使牠像以前那樣有一些兒的狠